

· 河南 椰子 ·

子印食糧

附「愛國豐產種好棉」



劉 毅 光 編 劇
北京寶文堂書店出版



糧食印子

(河南梆子)

劉毅光 編劇

北京寶文堂書店出版

目次

糧食印子·····	(河南梆子)·····	三
愛國豐產種好棉·····	(地方歌劇)·····	二〇

糧食印子 · 河南梆子

——根劇王安友同志的小說「追肥」改編——

地點：河南省某農村。

人物：李大伯——六十歲，互助組員，簡稱伯。

蘭花——李大伯大兒媳，二十七歲，簡稱花。

桂香——李大伯二兒媳，二十歲，簡稱香。

孫成仁——互助組長，黨員，二十五歲，簡稱仁。

時間：一九五二年七月。

第一場

（李大伯上場）

伯：（唱）大雨連下七八天，

下的我老漢心裏煩，

今早剛剛住雨點，

我裏裏外外轉一圈，

見豬圈雨水全流滿，

叫兒子趕緊往外擔，

我饞了牲口沒有事，

下地把紅薯秧子翻。

（蘭花上場）

花：爹！今晌午做啥飯呀？

伯：（抬頭看看太陽）這麼早就做飯？沒

子印食糧

有活幹啦！

花：爹！不是這會就做，我是怕你的活忙，要上地去，趁着你在家早來問問。

伯：不是還有饑嗎？那就熬米湯吧！

花：下一碗米？

伯：下一碗米。如今又沒有重活，按說喝清茶就中，年輕人就不知道儉省過日子！

花：那熬米湯能不要米？

伯：唉！下半碗米吧！不！下半碗，少——半——碗！（又不放心地）你取個碗，我來給你挖好！

（蘭花取碗交伯，伯下）

（桂香提一手巾包桃子上場）

香：（唱）西風吹的烏雲散，

太陽出來晴了天，

我住娘家半月整，

趁天晴急忙把家還。

（進門）嫂！

花：（親熱地）桂香！回來啦，路上泥大不大？

香：你看我這雙腳，都變成牛皮靴啦！嫂！你吃桃子！

花：不！我不吃！

香：嫂！你今天咋捨得這麼閒，不做鞋啦？

花：（指李大伯下場所）低聲些，別叫咱爹聽着了。

香：咱爹呢？

花：去挖米啦！

香：（開玩笑地）又要麻煩他的糧食印子

（註）啦！

花：傳家寶嘛，會捨得一天不使喚！

（李大伯端半碗米上場）

伯：給！（蘭花接過碗）

香：爹！

伯：啊！桂香，你回來啦，你爹娘都好吧？

香：他們都好。爹！瞧這桃子，你吃吧！

伯：（取一個看看）嗯！這桃子不賴。

——放堂屋抽斗裏吧，等小二和狗娃放學回來，一個人給他們一個，細水長流，慢慢吃吧！（把桃子又放回）

香：好！

伯：（取一根小竹竿要走，看見旁邊放的破筐，大聲地）啊！這是誰給我把筐子踢騰成這樣，又叫雨淋？這到底是誰？

花：是我放在那裏忘記拾啦，爲這麼個不能用的破筐，還值得這麼大吵？

伯：（惱怒）我知道破的不能用啦，可是，不會編個底嗎？反正買新的不用你拿錢，拿着我的東西，你自然不心疼啦！

花：（不高興地）我知道是你的，啥都是你的！俺這頭頂着你的，腳踏着你的！……

伯：（大怒）我還沒死，不是我的還能是你的？——唉！我現在照護着你，你

還這個樣子，將來我老腿一伸，我看你昨過日子呀！

花：算了吧！誰不值個破筐錢？看看引起來你這話，要不我就給你編上個底！

香：（跑上前幾步）我來編吧！

伯：（急阻止）過去！都過去！我指望你編底，這筐恐怕連撐子也會爛啦！（氣呼呼地拿筐下）

香：唉！天氣還有個陰晴，咱爹咋老不變樣！

花：你才到家幾個月，我可過八九年啦，這就是咱爹說的「會過日子」！

香：嫂！咱能不能幫他把腦筋改造改造？

花：唉！老榆木疙瘩，再快的斧子也難劈開！——快回屋裏換換你的鞋吧！

（同下）

第二場

（孫成仁拿一棵穀苗上場）
仁：（唱）村東的溝兒雨水滿，

伯：成仁，你上地早！

小小的水浪不住翻，田裏的肥料水沖跑，穀苗澇的黃焉焉。我把莊稼看一遍，愛國計劃上心間，春天把產量都定好，挑戰書登在報上邊，要是計劃不能實現，對着國家心不安，大家生活受影響，明年想豐產更艱難。

（白）唉！這場連陰雨太大啦！（掏出手巾揩汗，拿出小日記本翻看）啊！全組得馬上追肥的：有徐成雲五畝，（略沉思）他剛賣了一口豬，差不多；還有李大伯七畝，（略沉思）他的糧食可是不多，啊！還好，聽我愛人說：他的倆媳婦都有些錢；……（李大伯拿小竹竿上場）

仁：啊！李大伯！

伯：莊稼咋樣啦？要緊不要緊？

仁：唉！澇毀啦，上的肥料快叫雨水沖跑光啦！你看！（舉手中的穀苗）這就是在東三畝那塊穀地拔的。

伯：（接過細看）啊！這活像個沒娘孩，又黃又瘦！都是這樣嗎？

仁：可不！

伯：唉！老天爺，我訂的計劃可是一畝五百斤，這可咋辦？

仁：辦法只有一個，就是馬上追肥！

伯：（唱）一見穀苗瘦又黃，

不由我老漢心發慌，我今年見麥不大多，麥罷的情形你知詳；換肥料用去兩石整，還買木料修補房，除了公糧和麥種，至多吃到見秋糧。不追肥莊稼難長好，

糧食印子

想追肥實在沒力量，
到底怎樣想辦法，
請組長給我出主張。

仁：（暗示地）李大伯！你還是多往你家裏想！

伯：唉！莊稼人過日子反正指望幾斗糧食，說實在話，我如今就是抬到燕餅槽裏擠，怕也擠不出多少油水？

仁：我聽說：您家俺蘭花嫂和桂香都有些錢，李大伯！你爲什麼不跟他們借幾個使使呢？

伯：他們都有體己？

仁：大概夠你追肥用！

伯：（沉思）噢！我聽說桂香在她娘家安有布，他們興真有。可是——（四邊看看）成仁！你大伯先跟你講清楚，我可不是當公公的在你臉前說媳婦呀！

仁：你放心，這我知道。

伯：你不知道他們啥樣，跟他們借錢怕沒

門呀！

（唱）爹娘有不如自己有，
老婆漢子還隔手，
想向他們把錢借，
好比瞎子想捉猴。

仁：（唱）這樣講法可不對，
您媳婦都是聰明人，
莊稼關係全家事，
他們咋能不關心？

伯：（唱）水流千里灣套灣，
俺家事你可知不全，
您的大娘去世早，
全家重擔我來擔，
下地做飯都得顧，
又當女來又當男，
一把血來一把汗，
才熬到解放有今天。
媳婦不知過去苦，
家庭事從不掛心間，
他們不替你来打算，

想跟她借錢準不沾。

仁：她們到底咋不替你打算呢？

伯：那多得很！就拿吃油這件事來說吧，過去，媳婦沒到家的時候，我一斤油吃一兩個月，如今呢，我還是千交代、萬交代，你猜咋着，不到十天就完啦！

仁：大伯！從前光您爺三個，如今娶了媳婦，添了孫子，人口多的多啦！

伯：噢！不錯，人口是多的多啦。可是常言說：「人多沒好飯，猪多沒好食」，越人口多，越得儉省才對呀！

仁：哎！如今解放啦，日子過好啦，生活稍為改善些，也不能算是浪費。只要大夥齊心幹，不用說一斤油，就是掙十斤也不難！

伯：嘿！能齊心早好啦。你是不知道，我這家要不是我抓的緊，要不上三二年，就保險跟你過的不像樣子！

仁：大伯呀！

（唱）莊稼苗向來現兌現，

不追肥收成準不沾，

不管你話兒怎麼講，

還得趕緊借到錢！

伯：（唱）借錢實在不好辦，

伸手容易回手難，

就怕她們說「沒有」，

我這老臉就丟完。

仁：（唱）啥事都要看的寬，

你只管試試借一番，

借不到也還不蝕本，

借到錢豐產就不難！

伯：唉！爲了莊稼也只好這樣啦。好！我

先去地看看紅薯穰，回來再講。

（下）

仁：看這樣子，還得跟他倆媳婦也談談。

（下）

第三場

（蘭花提一小包袱上場）

花：桂香！桂香！

（桂香上場）

香：叫我有啥事？

花：我到前街王二孀家，明天她去趕集，託她把這幾雙鞋揹去賣。

香：好！你去吧！

花：快該做午飯啦，米在廚房裏的案子上

放着哩。光熬米湯，「騰騰」饑。咱爹

回來要問我，你可別說是去送鞋啦！

香：好！你快去吧。

（蘭花外走，孫成仁上場，幾乎碰

頭）

仁：喝！大嫂！包袱裏是啥吃食？

花：啥吃食也沒有，就你爲嘴！

仁：我不信，叫我看看！

花：不叫你看！

仁：不叫看，我也知道，準是鞋子。

花：（驚愕地）你，你咋知道？……

仁：又沒有人要來沒收你的鞋，害怕個
啥？不過現在地都荒啦，莊稼苗也澆

毀啦，你却光操心自己的活，可招護
挨俺大哥的皮捶！

花：（唱）叫兄弟你看這布衫，

我已經穿了整三年，

俺公公春天說買布，

如今六月早過完，

盼買布盼的瞎了眼，

還不知新布在那邊，

俺要不想法做鞋賣，

誰能操心管俺穿？

仁：誰不知道你手裏有錢不外露！別哭窮
啦，還是多操心些莊稼事吧！

香：（唱）俺家向來不平等，

公公掌權把令行，

俺或磨或碾聽分派，

不分派想幹也不中！

花：（唱）絲羅篩麵不出箱，

俺家由公公把家當，

俺不當家不問事，

少吃沒趣少窩囊。

仁：可是您的家有您一份呀！

花：你問問俺爹，俺家這二十多畝地有俺一點份嗎？他老拿俺當外人待，俺幹活累不死也要叫屈死哩！

仁：桂香！你也覺得幹活屈的慌嗎？

香：（唱）我三月結婚進了門，

參加生產一條心，

有啥意見也常提，

下地幹活有精神。

可惜俺爹思想舊，

事情好賴他不分，

啥時候脾氣發作起，

他就吵嚷壓制人。

新社會家家講民主，

他還是實行舊家規，

幹活屈不屈是小事，

心裏洩氣可是真！

仁：這麼說，你是有正確意見，不敢堅持！

香：不是不敢堅持，你知道，我剛過門，若跟公公鬧不團結，知道內情的，說

怨公公，不知道內情的，可不定笑話誰哩！

仁：在家裏不講民主，這是李大伯的缺點，可是，您爲這就不操心莊稼大事，將來收成不好，吃稀吃稠，您可是夥一個鍋哩！

花：兄弟！你也不能光挑俺的錯。說良心話，都在一個鍋裏吃飯，誰不想叫日子過好？可是，大權在人家手裏，俺明明有個份，俺公公却認爲俺像吃了他的一樣，這叫人咋提動呢？

香：那老漢最氣人的是：他不管你說啥話，也不管你臉上架住架不住，只要一張口，他就跟你弄個下不了台！

仁：態度好壞是小事，搞好生產是大事，今年咱組的生產可是按國家需要種的莊稼，咱的生產計劃上過報，連毛主席都知道，完成了計劃，才能算是愛國的表现。您不也希望咱新中國旺騰騰地，一天比一天好嗎？

印 食 糧

香：那當然啦！過年的時候，我看過蘇聯的電影，俺還想過社會主義哩！

仁：這就對啦！李大伯有缺點，咱可以想辦法幫助他。再說：出他的本意，也還是想叫您家的日子往好處過哩！

香：好吧！以後你這互助組長多領導俺吧！

花：兄弟！你要早常來跟俺談談，俺也知道個誰是誰非，心裏也舒展啦！

仁：對！我過去對您幫助少，我該檢討！

香：你太客氣啦！

仁：不是客氣，是實話！——最近下這一場雨，把莊稼苗澆的不輕，地裏的肥料差不多被雨水沖跑光啦，如今趁天晴得趕緊追肥，您看您兩個是不是能借幾個錢給李大伯？

花：（驚訝地）借錢給公公？

仁：對啦！您家餘糧少，晚秋又多，李大伯手中不寬裕……

花：（轉念）好吧！我把這四五雙鞋賣

了，錢全拿出來！

仁：這，只怕不夠吧！

香：這樣吧，俺倆回來商量商量吧！

仁：好！我也得回去跟牲口添草哩！（下）

花：桂香！你說咱該借不該？

香：按說是應該借，種莊稼好比坐船，船

翻了坐船的都得喝水，莊稼收成差，咱大家都得挨餓！再說：我跟您兄弟

是自由結婚，自己挑的人家，過了門再不好好幹，人家可笑話！

花：那你打算借多少哩？

香：我賣布賣的四十萬元，拿出來一半。你呢？嫂！

花：我？我只三十來萬元，咱爹要變樣啦，我也拿出來一半，他不變樣，我還是那幾雙鞋！

（把包袱提下，又上）

伯：（李大伯上場）

伯：（唱）剛才到地裏看一遍，

子印食糧

花：（見爹進門）爹！紅秧翻完啦！

伯：唉！跟和泥一樣，進不了地。

香：爹！聽說莊稼吃虧不小？

伯：正是呀！

（唱）老天害人真不淺，

連陰雨下了七八天，

高粱玉米還沒哈，

穀苗被泡的黃蔫蔫。

地裏的肥料被沖跑，

不追肥一定要崩圈。

只是咱家糧食少，

想買肥料缺少錢。

聽說你倆有體己，

心中好像滾油煎，
穀苗如今黃又瘦，
叫人看着實可憐。

俺們組長說的對，

馬上追肥是正端，

想豐產只得把錢借，

回去對媳婦談一番。

（見爹進門）爹！紅秧翻完啦！

伯：唉！跟和泥一樣，進不了地。

香：爹！聽說莊稼吃虧不小？

伯：正是呀！

（唱）老天害人真不淺，

連陰雨下了七八天，

高粱玉米還沒哈，

穀苗被泡的黃蔫蔫。

地裏的肥料被沖跑，

不追肥一定要崩圈。

只是咱家糧食少，

想買肥料缺少錢。

聽說你倆有體己，

望幫我度過這一關，
等到黃蘆收成後，
一定如數來歸還。

香：爹！到底缺多少肥料？

伯：你管缺多少肥料幹啥？你借錢不借

吧？

花：爹！桂香問問能算多嗎？幹啥心裏也

得有個底！

伯：底？你放心吧！

（唱）你們不要把心耽，

我不過暫時有困難，

牲口田地我全有，

秋後準把眼來還。

香：看俺爹！光咬住還眼，還眼……

伯：我連着說「還」，你還不張口哩，要

不說清楚，才使你害怕哩！你借不借

吧！真要不想借，說一聲「沒有」也

就算啦！

香：誰說不借呀？你看你……

伯：（發怒）我咋啦？再不好，不是你爹

嗎？

花：爹！你咋老是這樣？當老人就不叫兒女說話了嗎？

伯：（大怒）我這樣幾十年啦，你還想改造我？

花：你是老天爺，誰敢改造你？——我得往鍋裏添水啦。

香：（見嫂下，急叫）嫂！你別走！

伯：走！你都走！沒有媳婦我也過幾十年啦！

香：爹！現在講家家民主，人人平等，你這脾氣可真不好！

伯：喝！你要跟我講平等？這家你來當！

香：人家好意幫助你，你咋給人這話！

（孫成仁急上）

孫：嗨！咋吵起來啦？

伯：（頓足）哼！不識好歹的東西！我這日子還不是爲了他們？我死了還能帶進棺材一根線、一顆糧食？

香：你說你爲了俺們，可是俺問你到底需

要多少肥料，你就不說，還吵俺？

伯：家是我常的，我用不着向你報告！

仁：大伯！別吵啦，現在互助組有個任務

給你！

伯：啥任務？

仁：你別問啥任務啦，只管套車吧！

伯：叫我辦事哩，我心裏沒個譜咋能辦

好！

仁：唉！我這個互助組長算是垮台啦，遇

着事還得跟你這組員報告。——是去

合作社拉豆餅哩！

伯：拉豆餅？好！買了多少？是全組買

的？還是誰個人買的？

仁：是我個人買的，沒你的份！快套車

吧，我等上地哩！

伯：你又沒有活，自己買的豆餅，自己不

會套車去拉？我不支這「官差」！

仁：大伯！你還是老組員哩，咋不服從我

互助組長的分派？

伯：你道那是分派？這明明是不民主壓制

糧食印子

人嗎！

伯：我不民主又有啥壞處？

伯：哼！你還是全省農業勞動模範哩，連

這也不知道！

仁：我知道還跟你來領教？

伯：常組長不民主，組員不擁護，互助組

就要垮台！

仁：這就對啦！

（唱）我派你去拉豆餅，

你要把任務來問清，

說心裏沒譜難做好，

這道理說的甚是精。

你一聽豆餅是我買，

又不住把我來批評，

說不講民主壞處大，

互助組垮台了不成。

你對我說的句句對，

可惜你自己不實行？

你在家假如講民主，

鈔票早就借手中！

伯：（大驚）啊！在家對孩子們還得也講

民主，哪有這規矩？

仁：（唱）新社會實行新規矩，

家庭裏民主佔第一，

你不把媳婦放眼內，

他們當然難積極，

從遠看增產困難大，

從近看鈔票不借你，

叫大伯趕快要改正，

對國對家都有益！

伯：（沉思後有些轉變）噢！你說的有些

道理！

仁：大伯的缺點是新道理知道的少，優點

是知道一點幹一點，你說對不對？

伯：對！對！——桂香！叫你嫂來！

香：嫂！咱爹叫你哩！

（蘭花上）

花：爹！還叫我有啥事？

伯：你們聽呀！

（唱）我從十五歲學種田，

子印食糧

整幹了四十零五年，
天天累的像牛馬，

咱家才算有今天。

如今我人老心遲鈍，

處事難免不週全，

新社會時興講民主，

你有啥意見可以談！

花：（牢騷地）反正當媳婦的，天生就是幹

人家的活吃人家的飯，會有啥意見？

伯：看看這叫啥話！

（唱）過去不叫你們講，

你們心中不暢當，

如今叫你提意見，

你光發牢騷不開腔！

花：家裏事俺也管不着，俺也不會管，叫

咋提意見？

伯：（又想動火）這可見你們大樹底下歇

蔭涼，成天太不操家裏的心啦！怪不

得不替你爹着急！

仁：桂香！你先打頭一炮！

香：叫我提，我就提，提的不對了，爹可

別生氣！

伯：我昨成天恁好生氣呀！

香：（唱）說起來話兒長又長，

提提咱春天種高粱，

當時我見種不好，

就跟爹爹來商量，

俺娘家現成有好種，

穗大顆肥收成強，

爹當時不把人答理，

臉顏色好像下了霜。

仁：（唱）龍生龍來鳳生鳳，

有好種才能好收成，

大伯呀這是你的錯，

桂香的意見應該聽！

伯：好！這一條算是我的錯。——你提

吧，只要講到理上，我接受！

香：（唱）有一天嫂嫂對我言，

說年年捉蟲難又難，

我一想該買噴霧器，

二次把意見跟爹爹談：

誰知道爹爹一黑臉，
說年輕媳婦管的寬，
我連受打擊洩了氣，
有意見從此不想言。

花：

（唱）大事該辦爹不辦，
却爲着破筐吵連天，

爹爹不買噴霧器，
累的俺捉蟲不稍閒，
天天下地累瞎眼，
從早上捉到日落山，
搭功夫莊稼還受害，
你說增產我看難！

伯：

這我得跟你解釋解釋：春天咱全組開
會商量，要用冬天搞副業掙的錢來
添置兩個噴霧器，後來，爲了趁牆搶
種，嫌一部新犁不夠用，就改變了計
劃，把錢買成新犁啦；噴霧器打算用
今年增產的糧食來買！

香：

（唱）互助組計劃訂不訂，

爹在家裏從不吭，
我當時有錢沒處用，
爹要一說準買成！

仁：大伯呀！

（唱）愛國豐產問題大，

你該把計劃來傳達，
不發動全家齊力幹，
你唱獨腳戲準抓瞎！

伯：

好，好，這也是我的錯！以後在組裏
開了會一定回來傳達，不過您也要多
替您爹操些心！

花：

（唱）過日子誰都往好處盼，
我把意見也談談，

咱家裏人口漸漸多，
多想法生產是正端。
去年我想買些羊，
爹爹年老把羊「攔」，
地裏重活有俺做，
生產攢糞兩週全。

伯：

（興奮地）好主意！你爲啥不早說？